



TOP SECRET AND MISS LONG

英吹思汀著

密龙记



[密室篇]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英吹思汀 著

密龙记

[密室篇]

(本故事纯属虚构)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龙记. 密室篇 / 英吹思汀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452-1159-7

I. ①密… II. ①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9216 号

责任编辑 吴 迪

封面设计 张 晴

插页设计 黄倍蒙

书名: 密龙记. 密室篇

作者: 英吹思汀

图书策划: 上海贝叶图书有限公司 (www.shpattra.com)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625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2-1159-7

字数: 260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517029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1	进京	1
2	欺骗	13
3	觅机	24
4	入室	40
5	献宝	55
6	遇龙	67
7	闹场	86
8	巡室	100
9	大敌	111
10	公司	121
11	勒索	142
12	隐患	156
13	会议	171
14	惹疑	182
15	威胁	198
16	心结	210
17	旧怨	223
18	新客	237
19	情网	251
20	阔论	263
21	境界	276
22	带路	293
23	局乱	309
24	纠结	323
25	入伙	338
26	烦恼	353

1. 进京

窦莫刚出火车就发现，车站的秩序比他预想的还要混乱。人们潮水般地同时出站，他被大量挑担背筐长途贩运的农民包围，后面的人毫不踌躇地推开他，一股被褥发出的潮湿和刺鼻气味中令他摇摇欲坠。在黑暗的通道里他瘦高的身子被很多只手推搡，最后他几乎是被人群裹挟着出了火车站。

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一切纷杂混合的声响交织在他耳边，一间间白晃晃排列有致的店铺前人如潮涌，琳琅的商品颜色缤纷迷乱。各种打扮、面貌依稀的人们熙熙攘攘，好像都在一个杂乱无章的迷宫里为自己寻找出路。

宽敞的街道在无数辆汽车、自行车的交错、蠕动中显得窄隘，招揽生意的吆喝、高分贝的车站广播喇叭以及汽车喇叭和无数汽车排气管的痉挛、嘶吼共同散发出一股神秘狂躁的气息，卖卡的、卖碟的、卖零食的、卖车票的、安保人员重复混杂，人群流过络绎不绝。挨着车站广场右侧的路口有三辆警车，人们带有极大的兴趣围观着什么，引来远处更多群众向那个方向涌去。

太阳在窦莫发红的眼眸里升起来了，他背后人群之黑杂与车站外的阳光之白净反差强烈，他仿佛置身于灿烂与黑暗的交界处。太阳悬挂在这个庞硕的城市上空，沐浴着远处一栋比一栋高的高楼和更远处轮廓浮凸的叠成一大片的建筑。

窦莫把亚麻色行李搁在一块看上去还算干净的水泥地上，取下肩上的山寨版耐克背包，蹲下从里面掏出仿 iPhone 的山寨手机，按下开启键。开机的声音巨大，接着哗啦啦连来三条短信，都是关机期间攒的。

第一个：

“尊敬的客户：您好！我行将从您的账户支款一万元，详询请致电0339-606-98510。”

第二个：

“刚过完年，骗子又开始活动了！你提高警惕——爸、妈。”

第三个：

“北京欢迎你！中国移动祝您旅途愉快！”

删完短信后，窦莫给朋友打了电话。接通后，两人在电话里扯了半天，窦莫坚持不肯让朋友来接，那位朋友只好详细讲解坐什么车，怎么到碰头地点。他挂了电话，站起来重新背上耐克包，拎起行李向地铁站走去。他很年轻，内心为自己的独立个性而骄傲，但多少又有些紧张，因为他到了北京，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了巴黎，心底自然是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他钻进了全世界最挤之一的地铁，和别人脸贴脸无法动地坐了两站地。下站后，在爬通往地面的台阶时，他手里那捆又大又沉的行李的一根拎绳突然出乎意料地断裂，里面的两卷卫生纸、半筒洗发膏、四分之一支牙膏、牙刷、塑料杯、两个苹果、方便碗面、榨菜包、贴身的内衣内裤、秋冬的毛衣毛裤一股脑地滚落出来，他顿时手忙脚乱，眼睁睁地看着人们不小心地纷纷踩过去。

他身子僵住了，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惋惜、恼怒、惊愕还是悲哀，望着稀巴烂的物品，他张大嘴，但没发出一丝声音，然后，他居然还自嘲地笑了，旁边经过的人惊异地回头看这个年轻人。最后，他弯腰收拾起东西。在经历过熬夜买票、席地候车、艰难上车、通宵站立于车厢内的几近悲壮的场面后，他已经麻木了。这事不算打击。

他用极其勉强的方式重新包扎好行李，然后抱着出地铁，重新面对街上的车流。

这里是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街上不时有摩托车骑警群出现。地铁站对面是个公园，公园门口晨练的空地上，老头跑步、打太极拳、围着树瞎转悠，老太原地舞扇、摇头摆尾瞎抖落，小贩在旁边卖煎饼果子，香气飘来。模样尴尬的他艰难地抱着行李，没走多远行李又掉在地上一次，他抱起来的时候，手里沾满灰，额头布满了紧张的汗珠。

沿着公园走了二百米后，他钻进纵横交错的胡同巷子。窦莫凭着很强的方向感很快找到了那家坐落在狭窄弯曲处的面饼馆。当他终于如释重负地坐在面饼馆旁边的石头台阶上时，他已经满头大汗，肩膀酸痛。他歪靠在行李上，喘息地望着自己那双破球鞋，忽然感觉自己很像条狗。

破棉絮一样的小巷显得寥廓怅然，但时而能见某条胡同口外面闪现着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树叶蟋蟀虫鸣蛩吟，偶有喧声笑语飘来。窦莫坐了一会儿，听见脚步声，抬头看到一个人顺着巷拐角处走了过来，脸色苍白头戴瓜皮帽，腋下夹个黑皮包，穿着一件脏兮兮但的确是品牌的套头衫和一双尽管拙劣但的确是皮鞋的皮鞋。

“刘胖子。”窦莫喊了一声。

刘胖子并不算那种特胖的类型，只是长得方头方脑，下巴略显大，脸色很白，乍一看像个刚出笼的馒头。他是窦莫来北京唯一能投奔的朋友，中学毕业后他们俩见面次数不多，窦莫在家闲呆了两年又上了专科，刘胖子则考进北京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通过关系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窦莫现在离毕业还差四个月，把即将到手的毕业证弃之不要跑来北京找工作，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刘胖子。刘胖子劝他犯不着为一张不值钱的专科文凭再熬数月，刚过完年工作机会多，晚了根本没机会，更何况早点进京行走试试身手还能积累职场经验。多日不见，刘胖子显得成熟稳重很多，相比之下窦莫还是一副学生模样。

路上受惊吓了吧？刘胖子把他拉到面饼馆坐下后说，我太知道坐火车的痛苦了，周围的人没有长得好看的，坐十个小时硬座时感受最深，身边的人一个个长得触目惊心。

窦莫嗯啊了两句，低头吃大饼。

刘胖子混迹京城几年，言语圆熟，东扯西扯，窦莫边吃边听着，直到刘胖子说到工作的时候，他才插了一句。

“工作现在好找吗？”窦莫问。

“由于经济危机，大家的就业前景基本已经全盘沦陷。”刘胖子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我这个辅导员不好当啊，我们班学生有想跳楼的，有想投河的，有想上吊的。”

看到窦莫惊慌的神情，刘胖子忙摆手安慰他。

“我指的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至于你，我相信你是职场上的一匹黑马。我很看好你。”

“为什么？”窦莫疑惑。

“因为你相貌堂堂，五官端正，”刘胖子亲昵地拍拍他的肩膀，“只要包装一下，就会大放异彩。”

“怎么包装？”

“你清澈得像酒精的眼神本可以让你像个明星，但你背着的包和手里拎着的行李又让你像个民工，这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包装。”

“哦。”窦莫把嚼着的大饼咽下，有些气急败坏地说，“你就忽悠我吧，我头脑一热，被你煽动来了，专科证都没了，现在我只有高中文凭，怎么在北京找工作？”

“我这是为你好，”刘胖子说，“来京城的大公司应聘你要好意思掏出个专科证人家立马就能把你轰出来。不过，你的学历确实差点，没事，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我没奢望去大公司。”窦莫说，“有份体面工作就行，最好包吃住的那种。”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刘胖子不满地说，“年轻人的宏伟理想、壮志豪情哪去了？”

“人总得讲点现实吧？”窦莫说。

“做人不能太现实。”刘胖子坦然说，他一晃脑袋，又问，“对了，你学的什么专业来着？”

“我的专业不提也罢。”窦莫有点发呆。

他眼睛愣愣地平视前方，刘胖子后来说的什么也没听进去。其实就算刘胖子不告诉他，他也知道现在就业形势极为严峻。他想尽快开始找工作，来京之前他上网查过，过两天海淀人才市场好像有招聘会。对于他这个职业专科学院都没毕业的年轻人来说，闯北京实在前途未卜。也不知道能在这里谋到什么样的生计，他心烦意乱地想。

两人拿好东西，走出面饼馆，边走边说。他们从胡同另一头穿了出去，面对街上的车流。和敦实粗壮的刘胖子相比，窦莫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看见那栋楼了吧？”

刘胖子指着街对面。

“本来我是住学校职工宿舍，刚搬到这儿。”

刘胖子住的那栋楼从外到里都显得破败简易，底层至三层的窗户和门楣上统统安装了防盗栏杆，钢条上污渍斑斑，有的已经弯曲。没电梯，需要沿着高低不平的水泥楼梯一层层爬上去。他的房间位于五层，房间简陋，面积甚小，设施陈旧，但电视、电脑、电风扇、卫生间俱全。窦莫把脸和脖子仔细、彻底地洗了一遍，洗脸池上方的镜子已经裂出数道缝，他抬起头，五官端正的脸在镜子里支离破碎。

稍事休息后，刘胖子带他下了楼，要领他转转热闹的北京城。按照窦莫的本意，他不急观景，但架不住刘胖子的热情，只好遵命。刘胖子一路上高谈阔论，却再没提关于找工作的事，窦莫也就忍着没问。两人从骡马市向北，经过复兴门，路过中国人民银行，直奔西单。

京城的煌煌华彩、熠熠光辉湮然逝去的同时，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水泥森林的成熟期。商厦高楼的全玻璃外表在模糊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泽，仿佛是这个城市的深层结构的生命勃发时舒展的精气。无论是立交桥、天桥还是便道，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无论是地铁站还是公交车站，窦莫的眼里满是人。

二人路过天安门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却诡异地突然变得晦暗，一切事物的边缘都在朦胧烟雾中变得极度模糊，数千年的兴衰史仿佛在这片寂寥中融合了。刘胖子买了两张门票，二人登上了城楼。刘胖子站在城楼上感叹地说：

“自古皇城里鱼龙混杂，但又等级森严，既有高官贵胄，也有贩浆者流，既有无耻拍马的佞臣，也有直言敢谏之士。三教九流无不汇集，盖因此处系权力和资本的中心。”

“我没你感受那么深，”窦莫小心翼翼地，说，“就是觉得人多。”

刘胖子用手指下面远处，对窦莫说：

“是啊，你看多壮观。”

人们微妙、无形的集会如同广场上的一个个漩涡。有些人不停地转着圈儿漫步，好像一出精心彩排过的后现代集体舞。眼前的一切让人感

觉很不真实，越来越多的人聚过来，又开始散开，继续逛街，找地儿吃饭。

“怎么这么多人。”

他们下了城楼，向王府井走去。年轻男女多了起来，衣衫光鲜，嬉笑喧哗，如同五彩缤纷的金鱼游动。到处的店铺都在招揽生意，到处是洒水车净街，到处是戴红袖标的巡逻人员，黑色制服、灰色制服、蓝色制服、老式绿军装等多种制服的人来往穿梭于繁忙的商业街，地铁旁有两名学生模样的青年正被安保扣住盘查，天桥下隐蔽处有多名便衣男子正在秘密拍摄，各色人等你来我往，互动交错，整体气氛压抑且活泼。窦莫和刘胖子找了家饭馆吃了顿饭，点了个溜肉段，点了个凉菜，还要了两瓶啤酒。

刘胖子举起杯：

“你我应该庆幸自己相逢此时此地，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世而无所作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

二人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路灯透过松枝散出淡黄的光晕，大街左右一条条走向不同的胡同在暮色中显现出成队的自行车，流动的景象如同慢镜头，形状依稀地凝固、叠影。高级酒店旁停驻排列着一辆辆高级轿车，车上走下一对对盛装赴宴的男女。

“等你顺利找到工作后，我陪你再转转北京的其他名胜。这玉渊潭的樱花、景山的牡丹花、北海的荷花、陶然亭的菊花、颐和园的桂花、天坛的古柏、香山的红叶都是必看的。”刘胖子如数家珍地说。

回到刘胖子的住处后，窦莫累得腿发酸，他给爸妈打了电话报平安。刘胖子钻到床底下，费劲地探出半拉身子，把卷成一团的衣服、裤子、球鞋扔出来，最后拽出一张折叠床，鼓弄了半天，终于支好，接着他又站在凳子上从高高的吊柜里取出一套被褥，铺在上面。

“你就睡这儿吧。”刘胖子舒了口气，思忖片刻，坐在床上，端详了窦莫半天。窦莫迷惑地挠挠耳朵。

“虽然当年你科科不及格没考上大学，学历没我高，但咱们从小在一起，我知道你其实比我聪明。你没考上大学纯粹是贪玩的后果。兄弟我今后说不定还要指望你来发达呢。”

窦莫倒在折叠床上，摇摇头，两腿徒劳地挣扎般地伸了伸，又拍了拍床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坐起来。

“早上说找工作的事儿，你说替我安排好了，”他问，“什么安排好了？”

刘胖子有些诡谲地笑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窦莫张口还想问，刘胖子一挥手说：

“早点休息吧。”

两人关灯躺下不久，刘胖子又一骨碌爬起来，在昏暗中端详着窦莫。

“你额头宽广润泽，眉清而不疏，头发密而不浓，除了下巴略尖、黑眼球太小、鼻梁不够通天外，你是富贵安康的好面相，但还需要包装一下。”

他说完就倒下了，没过多久响起了沉重的鼾声。

窦莫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晚上，他心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似乎充满了切切细密的声响，窗外树影晃动，有隐隐的脚步声和轻轻的人语声。风穿堂而过带来窗外刺鼻味的汽车废气和地面泥污腥味的夜气，之中又掺杂着一股淡淡的沐浴香皂味。远处路面上隆隆驶过的载重货车依稀地空旷回响，似飘逸的余韵萦回不去，一切纷杂混合的声响和气味交织互渗。

到凌晨的时候，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刘胖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带到附近的照相馆。窦莫感到纳闷，想到可能跟找工作有关，就没多问。在镁光灯的照射下，窦莫挺直了上身，快门响起的瞬间，他的表情有些呆板。在柜台取相片时，两人发现果然如此。但刘胖子说这样也好，这样显得成熟，你以前照的都太幼稚。

拍照花了三十元，交完钱窦莫有些心疼，看到刘胖子把自己的照片塞进皮包，他更感到疑点重重。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刘胖子走了。

他晚上回来的时候，窦莫正坐在屋里看电视。新闻联播后播放的是部国产电视剧，刘胖子进屋的时候，屏幕里正出现淮海战役共军英勇痛击国民党部队的画面，冲天的枪炮炸得国军抱头哀号、死伤遍野，更有无数穿着棉袄的农民兴冲冲地推着小车冒着炮火上前支援，最后为自己推出个至今他们的子孙后代仍在其中幸福无比生活着的新中国。

刘胖子瞄了一眼电视，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窦莫。

“这是暂住证申请表，你填写完给我。”刘胖子说，“你现在属于那种最底层的外来人口，俗称北漂，那些戴盖帽的、戴红袖章的以及既不戴盖帽也不戴袖标的人都可能来检查，如果没有暂住证，结果有可能是把你关到昌平去晒沙子挑砖头什么的。兄弟，别急，社会是个金字塔，想爬上去要一步步来。”看着窦莫阅读申请书，刘胖子安慰他说。

窦莫填写完毕，刘胖子回身关掉电视，又从包里掏出一摞墨绿色的塑料本。窦莫见他表情诡谲，不由站起来，凑过去，疑惑地看着他把它们像摆牌似的摆在床上。一、二、三、四……一共六个。

“一共六个证书，”刘胖子拿起来一个打开，“你看看，理科、文科都有。”

窦莫目瞪口呆地看见，每个证书封皮都写着“清京大学”的字样，每个证书上都标着一个专业名称，每个证书内页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每个内页的右上方都有一只钢印盖在了他的照片上——自己那张表情呆板的面容，已经贴在了这些本科学历证书上。

“清京大学！”窦莫惊得脸都白了。

“你看，有防伪水印和加密标记，还有校长的亲笔签名，摸上去就跟真的一样。”

窦莫惊异地看着证书上的照片，他恍然彻悟，刘胖子跟自己说的“安排”原来就是伪造学历。这个事实顿时让他心中产生一种异常复杂的感觉。他愕然之余又有些气恼，有些害怕，但最初的忐忑劲儿慢慢褪去后，又有点好奇。他把它们一个个拿起来，放到眼前看了看，甚至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一股塑料味。

“怎么样，比你那专科证书牛掰吧？”刘胖子得意地说，“你看看这些专业，物理……数学……历史……法律……经济管理……工程自动化……”

他一个接一个地和窦莫交换着证书，两个人的脸被晃得发绿。

“这些都是文理热门专业，特别是经济管理和工程自动化，碰到招文科的企业你就亮前者，碰到招理科的企业你就亮后者，你文理通吃。”

“这能行吗？”窦莫疑虑地问，“这算是……违法吧？”

“没事，现在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亨、老总、高官，假学历的多了去了。”刘胖子说，“你现在不要考虑道德，道德不是你我之辈有资格考虑的，当务之急就是捞到第一桶金。”

“可是清京大学的名头太响了。”

“你不用怕，也不要有什么心理阴影，我太知道那些名牌学校的大学生了，其实很多什么也不懂，有的连最基本的办公自动化都不会，就知道泡妞、抵制和喊口号。”

窦莫盯着手里的一叠证书，眼珠都发绿了。

“我们这种做法会遭到社会的谴责的。”

“没关系，反正人们也经常谴责社会。”

后来窦莫一问才知道，这些证书来自刘胖子一个学生的亲戚。

那人开了一家叫做“包必通”的办证公司，专门定做各种以假乱真的高级证书，由于其制作工艺高超，还可以经过各项“验证”所以价格不菲，按正常外部市场价，单一张假证书就要三四千块，但由于刘胖子的过硬关系，六张假证书人家统共才收了两千四百块钱，平均一张四百，用刘胖子的话是基本和白送差不多。

钱是刘胖子垫的。刘胖子说这两千四不用急着还他，等找到工作以后再说。他还加了一句，也算我在你身上的投资吧。

窦莫没想到自己来北京工作还没找到就突然背了两千四百块钱的债，他也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有了名牌大学的学历证书，而且居然是六张。

他抱着六张证书，战战兢兢地做了一个梦，醒来只记得梦中压抑紧张的气氛，具体内容一概不记得。第二天早上刘胖子告诉他使用六张假证书的注意事项。

“应聘面试的时候，你每次只能掏出一张。否则你一下全掏出来，立马就露馅了。”刘胖子说，“这点你要记牢。”

“我又不傻。”窦莫说。

他开始找工作了。

他第一次出现在招聘会上是在中关村。巨大的会场里面挤满了从全国各地前来北京找工作的男女青年，浓烈热闹的气氛对从未见过如此

场面的他来说有些震撼。

六张伪造的证书稳妥整齐地排放在他挎肩的背包里。在一派嘈杂中，窦莫随大流在会场里停停走走，他在期待着什么，又惧怕着什么。他实在不相信自己真的有勇气走到一个招聘台前自我介绍，然后从容地拿出一张赝品接受别人目光的审查。

他在一个又一个招聘单位的展台前观望，和一个个衰老的或年轻的臉对视，感到难以决断。最后窦莫终于在一个眼神纯净的年轻女人的招聘台前驻足脚步，先看了看公司名，又看了看招聘牌上的启示，上面写着“聘 QC 两名，需大学本科专业以上，轻工贸易或相关专业，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窦莫不知道 QC 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 QQ。看到他畏葸的样子，女人眼中有了笑意。

“你好，”她主动跟他打招呼，“你应聘吗？”

这是第一次有人跟他主动说话，窦莫受宠若惊。

“啊，对。”窦莫连忙回答。

“请坐。”

窦莫坐下了。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什么学历？”

窦莫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

“我没什么专业，我就是高中毕业，后来……后来在家闲待了两年，现在想找份工作……”

“没有专业？”女人抱歉地笑笑，“那真对不起，你恐怕不适合我们公司的工作。”

“哦。打扰了。”窦莫站起来。

年轻女人惋惜地看着他的背影。

窦莫自我安慰，他实在不知道应聘 QC 该亮哪张证。

他打破僵局后，胆子大了些，又接连试了三四家单位。可是每到别人问起他的专业和学历的关键时刻，他胆子一下子又没了，畏葸地不敢说谎。一听说是高中毕业，人们纷纷摇头。

直到招聘会结束，他也没敢掏出那六张证书中的任何一张。

会场变得空空荡荡，他沮丧地向场外走去。有些招聘台虽然人去台空，却留下了成盒的名片，供人随意自取，窦莫看到别人拿，他也照样拿。等他走到出口处，他手里多出了几张名片，五颜六色煞是好看。窦莫把它们揣进裤兜里，叹了口气，向外走去。

晚上刘胖子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窦莫低头不语。

“不会吧？清京大学的学历也不好使？”刘胖子相当诧异。

窦莫没解释，他只是摇摇头。

“肯定你是太紧张了，有时候光有学历也不行，还得笃定，”刘胖子自作聪明地说，“可惜我白天要去上班，没法陪你去。不过你多面试几回就有经验了。”

“但愿如此吧。”窦莫情绪不高地说。

睡觉前窦莫掏出那些名片，盯着那些公司的名字。他分析着这些公司的性质，琢磨着他们招聘的要求和内容。

接下来两天，他用刘胖子的电脑上网查了相关资料。正如刘胖子所说的，窦莫并不笨，他很快心里有了些谱。

等到再次去招聘会，花花绿绿的牌上关于招聘岗位的各种眼花缭乱的名词已经不再那么令窦莫摸不着头脑了。很快，他也学着其他人那样，开始坐下和面试官侃侃而谈。窦莫年纪轻轻，眉清目秀，给人印象不错，只要不涉及太专业的问题，他都能凭借机智应付过去。但是只要一问到学历问题，窦莫就立刻脸色发白。

他还是不敢掏出假学历。

转眼，窦莫已经来到北京有两个星期了。每天，天蒙蒙亮他就会出发，在车站等上十几分钟，好不容易看到公共汽车进站，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他挤在中间，到处都是人，无数双手推着他上了车。公共汽车走走停停，在车流车海中随波逐流，穿越城区，把他拉到某个人声鼎沸的招聘会场。站在车里的他，眼睛中升起太阳，又降下太阳。他看见黎明时的广渠门内大街、珠市口、菜市口、宣武门、复兴门，他看见广场上三五成群的老百姓悠闲地放风筝，他看见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他看见同样灯火通明的长安街，数条车龙相对川流。

六张伪造的证书对他来说如同魔咒，他一次次想要在面试官面前掏

出来，又一次次地临阵退缩。它们好像诗人笔下的敏感词，好像胆怯者想象中的恶兽，好像绕不过去的沟、迈不过去的坎。

窦莫暗中骂自己没胆。

最终迫使他做出举动的还是经济因素。在刘胖子的提醒下，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包装自己。他那套崭新的衣裤，连同一双崭新的皮鞋，都是他从夜市地摊买回来的，这花去了他三百元钱。虽然住在刘胖子那里，但每天的交通和吃饭花费流水般地花出去，这让他惶恐忐忑。

他是在哪个招聘会场掏出那张“经济管理”的证书的，是在海淀还是国展，他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当时坐在对面的两名面试官是一男一女，都是西装革履。男的四十来岁，稳重敦实，看上去像高级人事主管，女的是个长相秀气的年轻姑娘，两人的胸前都挂着牌。

在他坐在这两人之前，窦莫已经在另外几家——和往常一样——连续碰壁，别人一听他高中学历，立刻失去了任何继续谈的兴趣，因为会场中的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居多，有的还揶揄了他两句，意思是不自量力之类。看着别人轻视的目光，窦莫肚子里憋了巨大的委屈，周围人叽叽喳喳地交流在他听来好像也是在讽刺自己。他突然恼羞成怒，看到一大堆人拥在一家展台前，显然是个热门单位，他恶胆旁生，挤了过去，排在等候面试的队伍里。等轮到他坐下面谈的时候，他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叫做“万豪集团”的公司。他们招聘的是中层管理人员。

“你是什么专业？哪个学校的？”男地问。

“我……清京大学的。”

两位面试官脸上顿时来了精神。

窦莫把手伸进肩包，停顿了三秒，最后，他把它掏了出来，递给对方。

男的接过来打开一看。

“经济管理专业。”他和旁边的女的对视一眼，笑了笑。

男的把证书交给女的，女的仔细地看了看，盯着证书上的照片，又看了看窦莫本人。

“你好年轻，不像本科毕业。”女的微微一笑。

窦莫心脏顿时像小鸟一样在他胸前扑腾，刚才的胆量也打了折扣。

“人家一定是跳级生。”男的说。

2. 欺骗

窦莫当时并不知道，万豪集团是全国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也是全球五百强之一，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员工上万，虽然不像微软索尼康师傅这些生产大众消费品的公司那样为普通人所熟悉，但在金融行业里名气相当响亮。

两位面试官——男的是陈主管；女的是林秘书，是陈主管的下级同事——对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的印象不错，但更吸引他们的是他的名校学历和专业。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二人只是让窦莫简单地介绍了下自己，并询问了他对月薪的预期，对工作的业务问题并未多问。窦莫对此并不意外，半个月下来，他已经不是职场上的菜鸟，他知道招聘会对于招工单位和求职者来说，更多意义上是互留联系方式，真正的面试还需另约时间。

果然，在谈话结束的时候，陈主管在和林秘书低声交谈几句后，对窦莫说：

“你的条件不错，后天下午三点来我们公司面试吧，我们进一步详谈。”

陈主管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有集团北京总部的地址。

“没问题。谢谢二位。”窦莫站起来，兴奋地点头。

林秘书对窦莫的印象尤其良好。这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年轻英俊，在几分钟的交谈中略显拘谨，回答简短，更多时候只是冲二人腼腆微笑，却让人感到他的单纯和朴实。

窦莫不卑不亢地告别转身，走到会场另一头的时候，他额头上已经布满紧张的汗珠。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肩包，那张假证书的塑料皮在他心乱如麻犹豫不决地抚摸下变得滚烫。他虽然想过假证书可能会管用，